

棒棰島人文丛书

逆势而兴的 大连近现代文化

NISHI'ERXING DE DALIAN
JINXIANDAI WENHUA

李振远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逆势而兴的

大连近现代文化

张其成 著

ISBN 7-5618-2411-9

© 李振远 20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势而兴的大连近现代文化 / 李振远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23. 3
(棒棰岛人文丛书)
ISBN 978-7-5505-1869-8

I. ①逆… II. ①李… III. ①文化史—研究—大连—
近现代 IV. ①K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240129 号

出版人: 代剑萍
策划编辑: 张波
责任编辑: 张波 姚兰
装帧设计: 奇睿设计
责任校对: 尚杰
责任印制: 刘正兴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
邮编: 116023
电话: 0411-83620573 / 83620245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dlcbs@dlmpm.com

印刷者: 大连市东晟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张: 14.25

字数: 214千字

出版时间: 2023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2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5-1869-8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电话:0411-87835817

目 录

绪论 特殊的历史遭遇与特殊的文化类型	1
引 言	1
第一节 特殊的历史遭遇	5
第二节 特殊的文化类型	12
第一章 大连近现代文化的基础——大连古代文化	20
第一节 大连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	20
第二节 大连近现代文化的根基——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	23
第三节 大连古代文化对后世文化的影响	39
第二章 大连反帝爱国文化的兴起——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的 大连文化	42
第一节 晚清大连面临一次崛起的机会——北洋水师与旅顺的兴起	42
第二节 甲午战争改变了大连的命运	46
第三节 披着文明外衣的“俄罗斯化”——沙皇俄国对大连的殖民统治	49
第四节 慷慨悲歌 壮怀激烈——大连反帝爱国文化的兴起	53
第三章 黑云压城 毒雾弥漫——日本帝国主义对大连的文化统治	60
第一节 实行人身征服与精神征服并重的方针——日本帝国主义对 大连的统治方针	60
第二节 建立具有特殊使命的文化机构——日本殖民文化体系的形成	64
第三节 控制新闻出版阵地 大造侵略舆论	70
第四节 掌控教育阵地 推行奴化教育	75
第四章 抵制文化侵略 捍卫民族文化——五四运动前的大连民族文化	78
第一节 坚守民族文化阵地 捍卫民族文化	78
第二节 坚持反帝爱国立场的舆论阵地——傅立鱼与《泰东日报》	88

第五章 平地春雷 狂飙突起——五四运动后大连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95
第一节 大连中华青年会成立,拉开了大连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95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泰东日报》与《新文化》月刊	102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107
第六章 革命洪流 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掀起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119
第一节 大连中华工学会成立,新文化运动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19
第二节 结成爱国统一战线,掀起革命斗争新高潮	122
第三节 光照千秋 气壮山河	127
第七章 地下怒火 熊熊燃烧——日本殖民统治后期的大连文化	134
第一节 熊熊燃烧的抗日怒火	134
第二节 白色恐怖下的大连文化阵地	137
第三节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大众文化的发展	149
第八章 逆境中转型 苦难中走向现代——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输入	155
第一节 逆境中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农业文化到工业文化的转型	155
第二节 中国北方外来文化的登陆点	159
第三节 如何认识和评价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文化及其在大连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163
第九章 大连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特殊解放区时期的大连文化 ..	169
第一节 浴火新生 开辟历史新纪元——特殊解放区的特殊性	169
第二节 大连新文化的开创与奠基	177
第三节 创办新闻出版机构,占领舆论阵地	182
第四节 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运动,彻底改变文化阵地的面貌	194
第五节 建立新型的专业艺术团体,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文化生力军 ..	200
第六节 普及教育,建立大专学校,为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204
第七节 特殊解放区时期大连文化的历史意义	208
结语 一份毫不含糊的答卷	212
后 记	219

绪论 特殊的历史遭遇与特殊的文化类型

引 言

研究和评价大连地区自古以来文化发展的历史,有两个颇有争议而又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一是古代的大连地区是否是文化贫困、缺乏传统文化根基的文化荒漠;二是近现代的大连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帝国主义侵占,文化的发展是否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和断层。这两个问题是大连历史文化研究中具有基础性、本源性的重大课题,不仅关系到如何认识和评价包括古代文化和近现代文化在内的大连历史文化,也关系到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的大连文化,甚至关系到今后大连文化的发展。因为历史文化是当代文化的基础和根基,今日之大连文化是昨日之大连文化发展而来的,不了解过去的大连文化就不了解当代大连文化的基础和由来,也就不了解大连文化的源流、根基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身规律、个性特点及其优势与劣势,就会在文化发展上处于一种缺乏应有的文化自信的茫然状态,也就很难科学地确定符合城市自身规律和特点的城市文化发展目标。

长期以来,人们对大连地区的古代文化和近现代文化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应有的评价,并受一度盛行的批判史学的影响,而对古代文化特别是近现代文化采取了轻易否定的态度,造成了许多历史性的误判,以至于出现了“大连文化没有根基”“大连没有文化”“大连是缺乏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等种种说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人们摆脱了批判史学的影响,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化与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历史文化研

究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澄清了许多误判,取得可喜的成果。

其中对大连古代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较显著,许多历史学家、考古专家和文化学者,根据历史典籍关于大连地区的记载和本地大量的考古发现,比较清晰地勾勒出大连古代文化的源流和从萌生、发育、形成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同时又在广泛搜集、发掘的基础上,发现了大量被埋没多年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诗词文章、各种著述和在民间传流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大连地区古代文化研究的空白,充分证明了古代的大连地区文化并不贫困,并非人们所说的文化荒漠。大量的史实证明,虽然古之大连地处边陲,并非影响一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历朝历代经营开发的重点,与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地区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但由于这里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依山傍海,水草丰茂,冬暖夏凉,适于人居,因而这里并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自远古以来,我们的先人们便选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繁衍生息,因而大连地区的文化也有其萌生、发育、形成并逐渐成熟的历史和绵延至今的历史文脉。由于这里水陆交通比较发达,自古以来就是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长期舟来舟去、人来人往,使这里成为东北地区最早接受中原文化的地区之一,和东北地区游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大部分地区相比,大连地区是接受中原地区农耕文化最早的地区之一,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习俗、语言文字都较早地中原化,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渔并重的经济文化类型。大连地区中间虽然历经战乱,但文化的根脉未断,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里扎下了比较深厚的根基,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就是说,大连文化并不是没有根基的文化,古代的大连文化并不贫困,并不落后,而是有根可寻、有本可立的文化,先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大连正是带着这份宝贵的遗产走向现代的。

关于大连的近现代文化,长期以来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特别是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文化,人们存有许多疑问:

这一时期大连文化的发展是否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和断层?

大连文化的性质和基本属性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连文化的主流是殖民文化还是民族文化?

大连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否已经被泯灭了?

……

这是大连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焦点。长期以来,人们有不同的看法,许多人对这一时期的大连文化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在思想认识上似乎还有一种凝固的定式,认为帝国主义侵占大连只给我们留下了屈辱和血泪,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如果肯定这一时期取得的某些成就,似乎有美化殖民统治之嫌,因而把这一段历史打入另册,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应该说,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是大连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帝国主义给大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因此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残酷的殖民统治采取彻底批判、彻底清算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对这一时期的文化提出种种质疑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彻底否定殖民统治和正确地评价历史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因为历史毕竟不是侵略者一手写就的,人类社会的任何一段历史,也包括被帝国主义侵占时期的历史,都是由包含正面和反面的各种力量构成的多面体,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奴役与反奴役,邪恶与正义,黑暗与光明,倒退与前进,贯穿了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正是这种相互对立、相互抗衡、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的各种力量构成了历史,而在斗争中,常常是貌似强大的侵略者和统治者最终土崩瓦解,看似弱小的人民群众则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和历史的主人,这就是不以侵略者和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大连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这样的历史,因此,我们在评价这段历史时,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对复杂的历史不能采取那种“非黑即白”的绝对化、片面化的简单态度,在彻底否定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时期大连发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十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应该看到,正是在这一时期,大连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使大连成为国内反帝爱国斗争的特殊战场;正是在这一时期,大连的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被泯灭,而且始终保持着一一种逆风而立、逆势而兴的态势,成为国内反帝爱国斗争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在斗争中吸收了新鲜血液,完成了由古代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连这座城市在逆境中兴起,在苦难中走向现代,广泛地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实现了由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由农业文化到工业文化、由乡村文化到都市文化的转型,并成为国内较早地实现早期工业化的现代城市,取得现代文化的优势。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大连人民长期艰苦的斗争,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大连很快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内城市中率先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和革命的新文化,成为特殊解放区,由黑暗走向光明,并以崭新的面貌走入新中国。因此,这一时期是大连由古代走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期和现代文化的形成期,是大连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时期。当然,这些成就显然不是帝国主义的功劳,而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并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取得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轻易地否定这段历史,更不能只看到负面的力量而看不到正面的力量,不加分析地忽视和埋没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所取得的成就,做出像当年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泼掉肮脏的洗澡水的同时也把孩子泼掉的蠢事。

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大连近现代特别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确实是一个难题,这是由于特殊的历史遭遇使近现代的大连历史文化具有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性、曲折性、复杂性,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出现了今天看来十分矛盾且极其错综复杂的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同在,邪恶与正义并存,苦难与兴起共生,主体与非主体倒置,主流与非主流错位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这就给我们认识和评价这一时期的历史与文化带来了许多困难。但这是一个不能绕过也不应绕过的重要的焦点和症结之所在,只有解开这个症结,我们才能对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大连近现代文化走过的道路及其特殊性、曲折性、复杂性有一个明确的、全面的认识,才能对大连近现代文化的形成和当代文化的由来,做出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准确的而不是模糊的、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结论。

第一节 特殊的历史遭遇

近现代的大连走过了很长一段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道路,有着一部十分曲折而又格外沉重的历史。这种特殊的历史遭遇,使大连成为国内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类型,也使近现代大连文化的发展具有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特点,成为国内城市中一个特殊的文化类型。因此,认识大连近现代文化的特殊性,首先还得从大连特殊的历史遭遇谈起。

如果我们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和亚洲近现代史,就会发现在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出现频率很高的地方,就有旅顺、大连。这里曾是中国和亚洲近现代史上重要的焦点,曾发生一系列改变大连命运、影响中国近现代史和亚洲形势的重大历史事件,围绕着大连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国际协议的数量超过了国内其他地区。

近现代的大连一直处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风口浪尖之上和国内外十分尖锐复杂的斗争旋涡之中,可谓饱经风雨,历尽沧桑。如果从清末 1894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算起,直到二十世纪中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连经历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时期:一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二是大连解放后的特殊解放区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大连的命运几度大起大落,发生了十分重大而又深刻的历史性转折,走过了一段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在侵略战争的战火中沦陷、在沦陷中兴起、在逆境中转型、在苦难中走向现代、在浴火中获得新生的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使大连的近现代史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性、曲折性与复杂性。这种特殊性、曲折性与复杂性,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连是中国和亚洲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焦点。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首先从中国南方打开了侵略中国的缺口。由于大连处于中国北方的前沿,扼守黄、渤两海,被称为“京津之门户,北卫之咽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于是这块土地便成为帝国主义贪婪的

目光聚焦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从中国北方打开侵略缺口反复争夺的要地。最先是日本帝国主义于1894年发动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以侵占大连为重要目标的亚洲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甲午战争,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两万万两。接着,沙皇俄国联合德、法两国以干涉调停为名,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辽南条约》,清政府又用三千万两白银“赎回”本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辽东半岛。接着,这个以“调停者”和“友邦”面貌出现的俄国,又以“联合拒日”的名义,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旅大租地条约》,以“租借”之名,强占了旅大,对旅大实行殖民统治达七年之久,并做起了称霸远东的美梦。但是,俄国的美梦很快又被日本打破。俄国从日本口中夺走已经到口的一块肥肉,被日本视为“国耻”,于是日本于1904年发动了亚洲近代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侵华利益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的一场战争,以夺取旅大为主要目标,以旅大为主要战场,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一年零七个月,结果是日本战胜俄国,两个强盗在没有中国政府参加的情况下,在美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一纸和约将旅大作为战利品从俄国手中转让给日本,由此日本对大连实行殖民统治达四十年之久。

“两个强邻将我们来回地蹴踏,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①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大连这块土地上发动的两次战争改变了大连的命运,给大连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连人民“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②,在苦难中度过了漫漫长夜。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大连的命运,而且直接引起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又一次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又以日、俄争夺旅大为开端,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德国借“曹州教案”占领了胶州湾(在青岛),将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占了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和香港新界,并宣布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了广州湾(在湛江),并得到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权

^①闻一多:《七子之歌·旅顺,大连》。

^②闻一多:《七子之歌·前言》。

和筑路权；而迟到的美国则提出了要求“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切都是由甲午战争引起的恶果，极大地加重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泱泱中华，国将不国，“四万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①

第二，大连是中国继澳门、香港、台湾地区之后被帝国主义侵占时间最长的城市，成为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的重要据点。

邓小平同志曾这样说过，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② 诚如邓小平所言，大连则是这两个“得利最大”的国家最直接的受害者。日本和沙俄是两个后起的靠侵占别国领土起家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更具贪婪性和疯狂性。它们对大连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达半个世纪，采取的是“人身征服与精神征服并重”的方针，实行的是包括军事占领、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专制在内的全面的殖民统治，其统治时间之长、统治之严密、统治手段之残酷，比起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过之无不及。

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统治，在这一点上，大连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城市开设的通商口岸和租借地有着很大的区别，也与一度被帝国主义侵占的沦陷区不同，不仅被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时间长短不同，而且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手段、统治方式也不同，并改变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虽然俄、日帝国主义是以“租借”的名义侵占大连，但实际上是霸占。“租借”的本意，是在承认租让国主权的前提下，双方签订有限制的有借有还的契约，租借者得到的只是有限制的治权，而不是主权。而俄、日帝国主义胁迫清政府签订的所谓“租借条约”，满纸霸王条款，虽然迫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国际压力不得不写上承认中国主权的字样，但只是欺骗舆论的幌子，条约墨迹未干，就完全撕去了“租借”的幌子。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将租借期延长到九十九年的“二十一条”。1923年，根据《旅大租地条约》，旅大二十

^①谭嗣同：《有感》。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五年的租借期届满,在大连和国内其他地区掀起了要求日本归还旅大的斗争高潮,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不还,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了对大连的统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根本不再提“租借”二字,在地图上把大连染上了日本国土的颜色,在报纸上公开宣称“现在的关东州完全是日本领土的延长”,“在关东州内必须以日本人为主体的,将汉民视为侨民”^①。这充分暴露了所谓“租借”的本质,充分说明帝国主义国家在大连攫取的是包括治权在内的主权,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统治。俄、日帝国主义对大连的统治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殖民制度,建立了权力至高无上的包括军、警、宪、特在内的庞大的统治机构,实行法西斯统治;在经济上是殖民经济,建立了以掠夺为目的、以垄断为特征的经济体系,掌控了大连的经济命脉;在文化上,大力推行殖民文化和奴化教育,妄图在文化上同化大连;在军事上,驻扎重兵,妄图把大连变成炮制阴谋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永不沉没”的基地。日本侵占大连后,正是以这里为基地,建立了侵华先锋队部队关东军,先是把魔爪伸进沈阳,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炮制建立伪满洲国,并于1937年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第三,大连在逆境中兴起,在苦难中走向现代。

近现代的大连在遭受了深重苦难的同时,发生了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大连这座城市在逆境中兴起,在苦难中走向现代。

自从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大连就在被动的情况下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由封闭走向开放,在逆境中广泛地吸收了西方现代生产方式、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成果,使大连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了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由农业文化到工业文化的转型,成为国内城市中较早实现早期工业化的现代城市,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

我们说近现代的大连在遭受深重苦难的同时,又在苦难中崛起,这好像是

^①《大连时报》1935年5月,第45号,第4页。

一个历史的悖论,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在彻底批判清算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同时,相当程度地忽略或否定了大连在逆境中崛起这一事实,似乎肯定这一点,有美化殖民统治之嫌。大连这座现代城市的兴起,虽然发生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帝国主义的功劳。首先,俄、日帝国主义在大连兴建城市的目的并不是要为中国人民建设一座现代城市,而是为了他们自身的需要。他们为了把大连变成其永久的领土和进一步扩大侵略、掠夺中国财富的基地,必然要按照自身的需要把大连建成具有多方面侵略功能的城市和高速运转的机器,也就必然要向大连输送现代生产方式、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建城市,修港口,建铁路,开工厂,开公司,建银行,办报纸,建学校,使大连在逆境中兴起,在苦难中走向现代。但这一切就其性质来讲,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建成一个由帝国主义垄断大连经济命脉,攫取更大利益的殖民城市。而大连这座城市,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用中国人民的财富和血汗建成的。帝国主义通过发动战争在中国获得巨额“赔款”和在大连掠夺大量的财富,就充分说明了帝国主义并没有对大连城市的兴起做出什么付出,而是做了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根本没有什么功劳可言。

我们如果翻开亚洲的近现代史,就会发现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殖民城市的兴起并不是个别现象,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的西贡、美国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的马尼拉等,都是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兴起的,因此,这种现象是在殖民地国家产生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的当年,恩格斯在1894年9月《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就曾提出中国必然产生“被迫欧化”的现象:“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的旧体系完全摧毁。”同年11月,恩格斯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中国进行的战争(指甲午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

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马克思在分析帝国主义对亚洲殖民统治的影响和作用时,曾这样概括:帝国主义在亚洲殖民地“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基础。”^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科学地论述了当年亚洲殖民地所发生的变化:一方面旧有的经济基础和旧的生产方式被破坏了;另一方面则“被迫欧化”,闭关自守的状况被打破,开始接受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和现代生产方式,使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的转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虽然这种变化发生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但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功劳,而是社会发展规律在殖民地的必然反映。而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扮演了向殖民地输送现代经济、现代文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此,大连在近现代兴起是大连近现代史上不容忽视也不容否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取得的成果。

第四,大连的近现代史并不是只有血泪和苦难的屈辱史,而是不屈不挠的斗争史。

应该说,大连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典型的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历史,帝国主义这座大山直接压在大连人民的头上,给大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大连的近现代史并不是只有血泪和苦难的历史,而是一部在帝国主义重压下,大连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历史,是一部浴火重生、由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负面评价这段历史,把这段历史仅仅归结为一部血泪史和苦难史,相当程度地忽视了大连人民在苦难中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取得的成就,这显然是不应有的失误。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是大连历史上形势最为错综复杂、斗争最为尖锐激烈的时期,是大连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是大连这座城市从苦难中走向现代,并最后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对这段历

^①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做出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评价。

我们必须看到,在帝国主义高压统治下,大连人民并没有屈服,大连并没有成为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安静的关东州”“沉默的无声地带”,大连人民也没有成为“驯服的亡国奴”。从帝国主义踏上大连这块土地的那一刻起,大连地区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从甲午海战邓世昌英勇殉国,到爱国将领徐邦道阻击日寇进犯金州、旅顺的反击战;从金州爱国志士阎世开英勇就义、曲氏一门妇女宁死不屈,到大连人民抗俄、抗日的武装斗争;从甲午战争后大连反帝爱国文化的兴起,到辛亥革命时期庄复地区打响东北地区辛亥革命第一枪;从反对日本企图延长旅大租借期的“二十一条”,到在全国范围内要求收回旅大的斗争;从五四运动后在大连兴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的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震惊中外的大连工人运动;从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连不怕牺牲付出生命的隐蔽斗争,到40年代在日本殖民统治极为残酷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连领导的火烧日寇战略据点和军火物资的遍地烽火。大连人民在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十分尖锐复杂的特殊条件下,以直面斗争的特殊方式,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页页正气浩然、气贯长虹的光辉篇章。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大连历史上发生最重大变化的时期,即1945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特殊解放区时期。这一时期,大连又有着一段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历史遭遇,这就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苏、美、英三国首脑为划分战后势力范围,于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斯大林以恢复日俄战争前沙俄在旅大享受的“优先权益”作为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将旅大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使大连地区在二战后成为国内唯一由苏联驻军并实行军管的城市。苏军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大连,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初期对国共两党的斗争采取中立态度,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加以种种限制。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历史机遇,采取了特殊的斗争策略,以不公开的特殊方式,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领导大连人民冲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种种障碍,在国内其他城市尚未解放的情况下,率先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使大连由黑暗走向光明,获得新生,成为由苏军实行军管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区。

特殊解放区时期是大连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辉的一页,是大连新旧社会的分水岭。这一时期大连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改天换地意义的伟大转折,结束了苦难的历史,由被帝国主义侵占的“租借地”成为国内最先获得解放的城市,大连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翻身解放的大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地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支持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国内城市中率先建立了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体系,为陆续获得解放的城市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成为中国革命由农村转入城市的重要试点。

第二节 特殊的文化类型

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总是与该地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近现代大连的特殊的历史遭遇,使近现代大连的文化走过了一段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道路,并形成了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成为中国城市中一个特殊的文化类型。

大连的近现代文化,是在十分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非常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形成的。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大连被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连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特殊时期,一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二是特殊解放区时期。两个时期大连的文化性质、文化成分和整个文化形态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同时又具有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因而具有特殊性。

一、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文化

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大连时期,由于殖民统治者大力推行侵略性的殖民文